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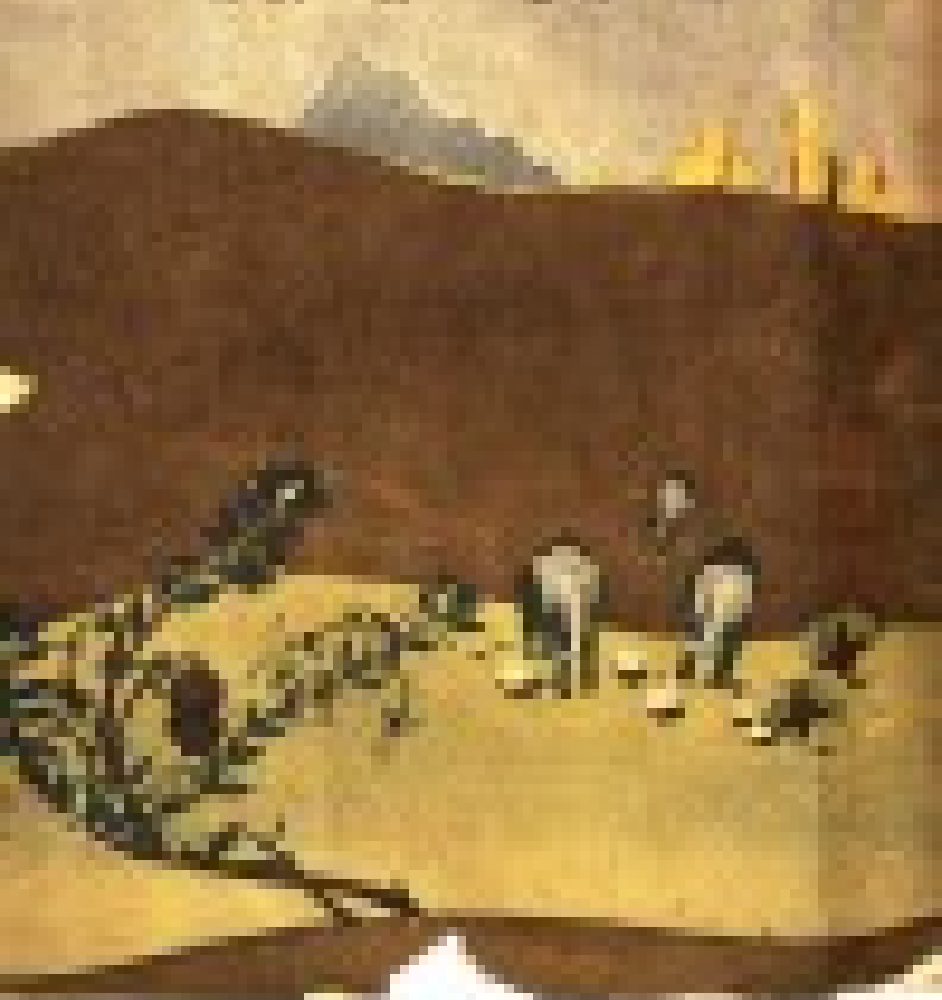
筆隨途旅

譯 紋 綺 著 德 紀



筆隨途旅

陳其南 著



著 德 紀
筆 隨 途 旅
VOYAGE AU CONGO

ANDRE GIDE

譯 紋 綺

行 印 店 書 風 長 海 上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初版

旅途隨筆

基本價七元

原著者 紀德

譯者 綺紋

發行所 長風書店

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一號
代表人：徐啓堂

分發行所 長風書店廈門分店

廈門：中山路二二一號A

版權所有

目次

第一章	沿路泊船處——布拉薩城	一
第二章	慢慢沿河上駛	二一
第三章	在汽車上	四五
附錄		六八
第四章	邦季和諾拉間的大森林	七五
第五章	從諾拉到波宗	一〇二
第六章	從波宗到福阿參波	一五五
第七章	福阿參波，福拉彌	一七六
附錄		二三八

第一章 沿路泊船處——布拉薩城

七月二十一日——航海第三日

說不出的無聊。一點鐘一點鐘的時間，沒有內面也沒有外延。

兩日惡劣的天氣之後，今天晴朗了，海平靜了，空氣溫和了。一羣燕子跟在船後飛着。

小孩子自最幼小時候起，從未曾被好好地搖過。我也是贊成人家使用搖動得最厲害的機關，來止息小兒底啼哭，來使小兒入睡。我自己小時是依照合理的方法養大的，由於母親底命令我祇睡過固定的牀，爲這原故，我今日特別容易暈船。

然而我支持得好；我努力尅制暈眩，反而覺得我比好多乘客更能支持些。以前六次航海（摩洛哥，科西嘉，突尼斯）之回憶令我放心。

同船伴侶：行政人員和商人。我相信，惟有我們是『爲娛樂』而旅行的。

『您去那兒找尋甚麼物事？』

『到了那兒我纔知道哩。』

我自投於這個旅行，好像寇秀斯自投於深淵。●我已經不覺得是我要做這旅行了（雖然這幾個月來，我的意志緊緊趨向於這旅行）反而覺得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迫得我非做這旅行不可——我的一生，一切重大的事件都是這樣的。我差不多忘記了：這不過是『老年時實現的一種青年時的計劃』我立志做這岡果旅行，不止有二十年長久，而且有三十年長久了。我很愜意，重讀拉風登底一切寓言，從第一則讀起。我不明白人家如何能說他粗淺。凡有眼光的人，可以在其中發現各式各樣的痕跡，但需要一種敏慧的眼光，因為其中的筆觸常是輕微的。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奇蹟。明哲如蒙田，敏感如馬薩爾。

昨天黎明洗甲板時，我的艙裏遭了洪水。一股污水，凱斯勒伯爵贈我的那本美麗的小巧的哥德 *letherbound*（我在其中重讀了 *les Affinités*）就在那上面漂着。

七月二十五日

天一律是灰色的；一種異樣的溫柔，這樣緩慢而不變地向南方行駛，我們今晚就可以開到

●譯者按——古代羅馬傳說，某大地震裂開一個深洞，神巫說把羅馬至寶投進去可以合攏的，寇秀斯於是攜帶武器騎馬躍入洞內，洞果然合了。

達加了。

昨天有些飛魚。今天有幾羣海豚。船長在扶梯上射擊海豚，其中一隻翻了白肚，一股血從肚裏湧出來。

看得見非洲海岸。今天早晨一隻海燕飛到船上來。我喜歡牠的小蹼足和牠的奇異的嘴。我捉牠起來，牠並不掙扎。我把牠放在張開的手掌上，玩了一個時候；以後牠飛起來，消失在船底那一邊去了。

七月二十六日

在達加，夜裏，街道筆直的，沒有人。陰鬱的城在睡覺。不能想像比這更少異樣景物的了，比這更加醜陋的了。旅館前稍微有點生氣。咖啡館前人行道上燈火很明亮。鄙俗的笑聲。我們沿着一條蔭路走，不久就出了法國境界。很快活來到黑人羣中。一條橫街上有個露天小電影院，我們走進去。銀幕背後，一些黑人小孩子躺在地上，在一株大樹下，——無疑是一株木棉樹。我們坐在二等座第一排。我背後一個大黑人高聲念着銀幕上的字句。我們又出去。我們還蹣跚了好久，以後疲倦得祇想睡覺。我們本在『主國旅館』開了一個房間，窗子下面卻喧鬧得像夜間祝會一樣，使得我們好久不能睡覺。

六點鐘，我們回亞細亞號一次，來拿一個照相機。一輛馬車拖我們到市場來。瘦骨嶙嶙的馬匹，肋膀都磨破了，流血，人家用普魯士藍塗抹傷處。我們離開這愁慘的車輛，換乘汽車，駛往離城六公里處去，中間穿過一些荒地，幾羣烏鴉在那裏飛來飛去。有幾隻棲息在車頂上，好像脫了毛的大鴿。

「實驗園。」不知名的樹木。開着花的荊棘。我們鑽進小徑去，爲的先嘗一點熱帶森林底滋味。若干美麗的蝴蝶，很像大燕尾蝶，但翅膀反面有個閃光的大斑紋。不知名的鳥兒歌唱着，我在濃密的葉叢中找尋不到一條黑蛇，很細，頗長，蜿蜒着，逃走了。

我們設法到海濱沙上一個土著村莊去；但一灣海水橫阻着，不能過去。

七月二十七日

兩天，不斷地落雨。海頗動盪。好多人病了。兩個老於殖民地生活的人，埋怨道：「可怕的天氣，再不會比這更壞了！」……然而我支持得頗好。天熱，暴風雨性，潮濕；但我覺得在巴黎曾見過比這更壞的天氣；我很驚訝，並沒有流更多的汗。

二十九日到了康那克黎對面。原定於七點鐘下船；但天一亮，就有濃霧把船迷着。人家迷失了方向。人家摸索着，測錘探了又探。很少探到底；珊瑚礁和沙帶之間很少距離。雨下得很大，我們

已經不願下船了，但船長邀我們坐他的汽油船去。

從船到碼頭，很長一段路，但這時候霧消散了，雨也止了。

送我們上岸去的辦事員，通知我們祇能玩半個鐘頭，人家不等待我們的。我們跳上一輛人力車，一個青年黑人，『瘦而有力』，拉着我們。美麗的樹，一些孩子，上身赤裸着，笑着。眼光沒有神氣。天宇很低。空氣非常寧靜與柔和。此地一切好像預許給人以幸福，快樂和遺忘的。

七月三十一日

在塔布——一個矮燈塔，好像輪船底煙囪。幾座屋頂散失在綠葉叢中。船停在離岸二公里之處。沒有停多少時候，不能上岸；但從岸上開來兩隻小艇，裝滿了克倫門人。亞細亞號雇下七十個，補充水手底力量，——船回頭時仍舊送還的。大部分是強壯的人，但穿的衣服是看不得的。在一隻小獨木舟中，一個孤單的黑人，在用腳划出那流進來的水。

八月一日

舊時畫報上的圖畫：大巴參底長堤。全體風景是長形的。茶色的海，上面漂着舊泡沫構成的淡黃色長帶。這海差不多是平靜的，但一陣有力的波浪把許多泡沫送到沙灘上來。一排樹做背

景，很稀疏，很簡單，好像小孩子畫的一樣。多雲的天色。

碼頭上，黑人擁擠着，推着小車。碼頭背後，一些廠棚。後面，右邊和左邊，常有房屋間斷那排樹林，——都是一些低矮的扁平的，房屋蓋着紅瓦。這城夾在大海和淺灣中間。怎麼想像近旁淺灣後面不遠，就有廣大的原始森林，那真正的樹林……

到碼頭上去時，我們五個人或六個人一起，乘着一隻救生艇，這艇用個鉤子掛在一條起重機繩上，起重機一開就可以在空中轉移下降，而重重掉落於海面上一隻大獨木舟中。

不由人想起了小孩子玩翻船時用的玩具：鯊魚，水上漂流的雜物之類。赤裸的黑人叫喊着，笑着，互相爭吵着，露出吃人肉的牙齒。救生艇在茶色水上浮動着，鴨掌一般的小槳，紅的和綠的，也在那水面上抓着爬着，好像我們在遊戲場所見的一些潛水者，嘴裏噙着藏着人家從亞細亞號甲板上丟下給他們的小錢幣。須得等待獨木舟坐滿了人，須得等待大巴參醫生來發給甚麼證明書；等待得很長久，以致太早下小舟來的乘客，以及太熱心來迎接他們的大巴參官吏，都因搖動得厲害而生病了。人家看見他們斜靠右邊或左邊，在嘔吐。

在大巴參——一條大蔭道，中央鋪士敏土，兩旁有些疏疏落落的矮房子。好多灰色大蜥蜴，在我們的脚步前逃跑，爬上最近的樹幹，好像做「四角遊戲」時候一般。各種不知名的樹，葉子

寬闊，足令遊客驚異。一種山羊，很小，腿很短；公的，不過比獵狗大一點罷了；人家要說這是一些幼羊，但已經生了角。

橫街是從大海到淺灣的；淺灣在此處不甚寬闊，有一道橋跨過去，這橋有點日本款式。對岸木繁盛，吸引我們過去，但時間不夠。街道底另一端，消失在沙灘裏面；一羣油棕樹，後面是大海，看不見，但一隻大船底桅桿告訴你那是大海。

在羅默八月二日

醒來時，大雨的天氣。但不；太陽昇上來了；整個灰色的天都變白了，直到成爲一種蔚藍而帶牛奶色的天色；這種銀裝的天，說不出地柔和。這種障幕的天底明朗，可以比擬音樂合奏中的極緩慢的情調。

在苦同努八月二日

一個蜥蜴和一條蛇戰鬪，這蛇有一公尺長，黑底白斑，極細而輕捷，專心一意，在戰鬪，不顧我們在很近地方觀察牠。蜥蜴抵抗，居然逃脫了，但放棄了牠的尾巴，尾巴還長久在蠕動着。

乘客間的談話。

我要學日報，在這筆記簿裏特開一欄，曰『真的麼……』

一家美國公司，設在大巴參，收買當地的桃花心木，然後冒充『閩都拉斯底紅木』賣給我們，——真的麼？

法國賣三十五蘇的玉蜀黍，不過值……——真的麼？

在里布爾城（八月六日）在博容壩（八月七日）

在里布爾城，在這迷人的地土，

「天產奇樹和甘果，」

人則沒有飯吃。人家不知道如何對付饑荒纔好。據說，在內地，饑荒還更可怕些。

亞細亞號起重機，從船底起出一些箱子，用一張大眼的網細着，然後傾卸在駁船上。那些土人收受了，手忙腳亂，大聲叫喊。箱子被人撞，碰，投擲，到時若是沒有損傷，那真是奇蹟。人家看見有些箱子裂開了，如硬果殼一般，其中的罐頭散出來好像小粒種子。我拾得一個。F是一家食物公司底重要推銷員，我拿給他看，他認得商標，對我說：這是彼爾多市場上賣不掉的有毛病的物品。

八月八日

在梅庸巴——船夫底詩意，在經過危險的堤口時候。他們唱的有韻的歌。歌詞和疊句互相錯綜着。●每逢插入水中時，槳柄都要靠在赤裸的大腿上。這半愁苦的歌曲底質樸美；筋肉的愉快；狂野的熱情。有三次，小船顛立起來，一半立在水上；當牠再落下去時，一大股水衝向我們身上，但太陽和風不久又把我們衣服弄乾了。

我們兩人徒步向森林走去。一條遮蔭的小路深入林中。異樣的情景，林中空地散布着幾座茅屋。行政官坐『代步』來招呼我們，而且很客氣地帶兩乘『代步』●來給我們坐。我們已經踏上歸途了，他再帶我們去玩；我們又進森林去了。二十歲時，我沒有感到比今更快活。轎夫底叫喊和縱跳。我們從海濱回來。在海灘上，幾羣螃蟹狂亂奔逃，高撐着腿，好像一些大蜘蛛。

八月九日 七時

●後來我在乍德一帶的歌曲中，也發現了這種錯綜唱法。

●譯者按——這是 *tipoye* 的音譯。*tipoye* 形狀見第四章註。

在盤努亞。——在幼稚期中的城市好像還是在地面下的。

八月九日曉五時

●布拉薩城通海鐵路，即擬以此地爲終點；這是我們的殖民地求得出口之唯一手段。岡果河應當是內地財富之自然的出路；但離海岸不遠之處，這河須得流過一個山嶽地帶，從馬塔底起便不能通航，直至斯壇來華爾（布拉薩城——京沙薩）始復能通航。馬塔底到京沙薩，有條鐵路聯着，那是在底斯上校指示和領導之下，由雷奧波王命令在比屬岡果建築的。這鐵路於一九〇〇年開車，經過的區域，約瑟·唐拉一八九〇年時還是徒步走過的，他在黑暗之心，中說起了這些地方，——這本值得讚美的書，至今還是深合於真實的，我能親身證實，我將常常徵引書中文句。他的描寫沒有絲毫過火，都是無情地恰合事實；但使這些描寫減色的，乃是這個他書中認爲徒勞無功的計劃，居然成了功。這條鐵路之築成，雖然損耗了許多的金錢和人命，現在卻是比時殖民地以及我們的殖民地之巨大的利益。但今後，這條鐵路不够用了；到了甚麼地步，我們可以從京沙薩「比時商會」會長這封信看出來：

「由裝箱商品的觀點來看，情形是比前更加紊亂的。一九二六年一月，馬塔底，馬努岡果貨棧有六·〇八九·二〇〇公斤貨物無法運輸。其中有六九四噸是十月間羅吉爾號裝來的。這輪船來馬塔底已有七十日了，當我在馬塔底時還未曾看見進去一包貨物。

四隻法國輪船，阿爾巴號，歐羅巴號，乍德號，亞細亞號一共運來將近八萬噸的酒，還有不少的箱裝的酒，但都呆在馬努岡果貨棧裏面。」

我們進入岡果河內。我們乘坐船長底小艇來到巴蘭。凡有機會上岸，我們纔準備好上岸的。回來時天黑了。

快活程度也許是一個樣的；但我感覺得比前少些；在我的心中激起了較不響亮的回音。啊，但願能不曉得，生命減少了許給我的東西……我的心跳躍得，仍然同二十歲時那樣厲害。

夜裏，慢慢地逆流而上。在左岸，遠處，有些燈光；地平線上有一處繞野火；在你們的腳下則是嚇人的深水。

八月十日

一件荒唐的意外事，阻止我，於經過波馬（比屬岡果）時去拜會總督。我還不甚明白，一負使命，我就代表了甚麼，而從今我就是一個公務人員了。這是最大的不幸，壓迫我，直至演完了這個脚色。

在馬塔底 ●（八月十日）晚六時

十二日晨六時動身，——晚六時半到底斯城。

我們又於晨七時動身，至黑夜始到京沙薩。

次日在斯壇來普爾渡河。十四日星期五晨九時到布拉薩城。

在布拉薩城

奇異的國土，那裏沒有熱到出汗的程度。

追捕不知名的飛蟲時，我又感到兒時的快樂。我至今還惋惜着放走了一隻草綠色的美麗的長鬚蟲，這蟲底甲翅有閃爍的斑點，長形的條紋，以及濃淡不一的彎曲線，大小如金龜蟲，頭很闊，生有鉗狀的鉤牙。我從頗遠地方捕了來，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牠的腰，正要放進甌瓶裏去時，牠

●「這個城之所以存在，唯一由於牠在航路終點和鐵路起點之地位。匆匆忙忙建築起來，在巖石中間，在最少衛生的條件之下，這城留給所有必須逗留此地的法國人以最可厭惡的印象，不管比利時鐵路人員是如何殷勤的。」

見塞華里耶：法屬中非第三頁。

●「鐵路（從塔底到京沙薩）有四百公里長，穿過名實相符的非洲「瑞士」，自然需要好多種技巧的工作和耗費七千萬左右。這完全是底斯上校底工程，早於一八八七年他就提出計劃。最初的土方工程開始於一八九〇年三月，但八年後，即一八九八年三月，才有機車開到斯壇來普爾。現在公司每月收入一百萬以上。這鐵路不僅運出比屬剛果內部所有的貨物，現在而且是進入中剛果，上哈烏邦，季流城以及乍德區域之唯一可行的道路。」

見同書同頁